

庫文有萬
種千一集一第
編主五雲王

史年十五國開本日

(六)

著等信重限大

行發館書印務商

史年十五國開本日

(六)

著等信重限大

著名界世譯漢

本邦教育史略（明治以前）

第一章 建國時代

國體

日本國民由族制上之關係，戴天御中主神之系統爲元首，上古稱天神之御子曰天孫，而以他諸神之系統輔佐之，以成國家，至今不渝，其奉一系之天子即天皇者，誠爲世界無儔之國體，可稱爲神國者也。

氏族制度

故古來有崇拜祖神之風俗，諸氏族各祀其祖先爲產土神又爲氏神，其領土或一族各有特別祭神雖稱爲天社、國社，然皆仰祀天御中主神爲宗統，其餘皆爲支流之神社也。故承其直統之皇室始祖天照天神，居日本萬民之上，有奉祀中心祖神之特權，代代代全國人民，親行神事，爲萬民崇拜之中心點，奉神意以決萬機，故能使祭政一致，而氏族制度發達者也，考史乘所載，其君民之關係，由形體上觀之，皇室與臣民實有本家別家之關係，不啻有親子之情，故君視其民如至寶，愛之撫之，獎勵其產業，使之免於困窮，而民亦敬其君

若神明，能各盡至誠以奉公，其美風誠非他國所能企及也。勅語曰我臣民其克忠克孝，億兆心如一心，以世濟厥美云云，此蓋以崇拜祖先之宗教爲教育淵源，而忠孝之念既湛，自能成全國團結之大勢力也。然國民雖有溫和服從之性，而復具有勇武剛健之風，此所以異於他宗教也。神武天皇兄五瀨傷矢而薨，尙以斃於賤奴之手，不可不報此讐，告於神而後瞑目，蓋我國古代國民，其愛國之精神，與羅馬古代之兒童，於慈母膝下誦十二銅表者，不愧與之相伯仲。考上古傳說之古事記、日本書紀、祝詞等，可以推想其教化之源，而由歷史上足以養成其國民的觀念，而發揚其國光者也。

第二章 儒佛二教傳來時代

屬韓國之服

然是時亞細亞大陸文明之思潮，漸經對馬海峽及沖繩羣島振盪而來，神武天皇由筑紫肇國於大倭，經十代至崇神天皇之第二肇國，而祭政分離，尋復征服任那（韓之南端）。景行天皇西征東伐，至十四代仲哀天皇伐西蠻族熊襲，崩於軍中之後，神功皇后渡海親征新羅，新羅王駭爲神兵，封國籍來降，皇后以其自來請服，殺之不祥，赦之，使永爲飼部之

臣歲修貢獻。此事傳於韓國未幾百濟亦遣使請臣，遂定之，使爲內官家。由此事觀之，不但使世人知日本女性之性質，亦可以窺見國民之風俗習慣及思想之如何矣。

爾來彼此往來既頻，交換大陸之智識，以向文明，由百濟港以與支那吳港交通。至應神天皇，以百濟之阿直岐爲史官，又徵博士王仁，始設學校，并任書記，令皇子稚郎子就學焉。王仁因獻論語千字文，授普通之教育。是時北韓之高麗，亦奉朝貢。皇子旣通支那文籍，讀高麗表文，怒其無禮，詰責之。蓋支那文籍之輸入，能使國際完美，於國史文書計算及殖產上亦大有効驗。忠孝仁義等之德義的感化，足以陶冶臣民之精神，發揮我固有血族國家之觀念。蓋開國以來上下所共實行之道者也。

神儒佛三
教之調和

由是大陸崇文之風，文明智識之波濤，駿駿而來，無可阻遏。是時大陸諸國已爲佛教所侵入，普及於韓國半島，渡玄海而來崇拜祖神之我邦。至欽明天皇之初（西歷五百五十年），以百濟所獻之佛像，賜大臣蘇我氏，許其建寺院於京師以布教。由是我國民之思想爲之一變。至聞佛教三世因果之說，推古天皇（五百九十三年）之朝，聖德太子攝政，欲洗過

去之罪業，迎未來之果報，頗知培植善根功德之哲理。於是以佛教爲國教，建法興寺及法隆學問寺，以圖佛教之弘布，又欲促文明發達，制定法律，輸入儒學、歷史、法律、歷算、卜筮、方術及其他學藝，遣小野妹子使於隋，送學生學僧留學，以修國際，於是與大陸之往復益繁。其後從隋使裴世清留學之高向玄理、南淵請安於三十三年歸國，僧旻於二十五年歸國，益唱隋風，啓革新之機運焉。至孝德帝大化元年（六百四十五年）右大臣蘇我石川麻呂奏請先祭神祇，而後議政事，始行改新之政，調和神儒佛三教，於是制定律例，興起學教，可以見大陸之新智識與本邦固有思想之關係矣。

第三章 王朝時代

律令制定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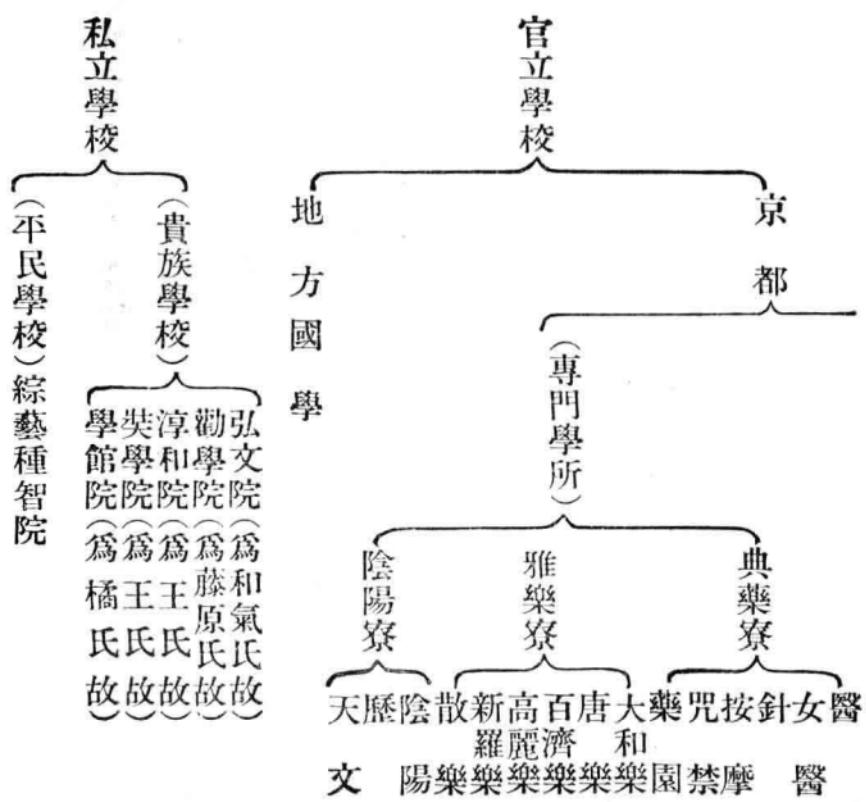
文運之進步，氏族之繁殖，實有以促舊政治組織之變化，由應神天皇聘王仁、阿直岐爲博士顧問，開漢學之端緒，設文（書記）史（史官）兩氏以整理政治。至繼體天皇（五百年初），更增設五經博士，益研究文、史、法三道，政教之標準，皆取法於大陸，登用官吏者皆不可不修漢學。至佛教輸入，遣隋學生學僧輩闡究彼之文物制度，徵諸內外之氣運，遂

有大化革新之事。其所改革者如整理官制，行國郡制於畿內，爲律令制定之準備，以謀維持歷代繁殖之氏族爲主，成一種之族，掌中央政府及地方官廳之政務，制限選舉之途，第二流以下之臣民，尙未得自由於政治學藝也。故經二十餘年，制定近江律令，施行之後，屢有刪定，遂就文武帝之大寶律書六卷及令十有一卷，其條項雖對於地方人民之事未免疏略，然亦與羅馬底亞士第尼安大帝之業同其軌，皆爲後世所取法也。

當時之制大學及國學事務屬於式部省，未有教育專設之省，其學校以教育貴族養成官吏爲目的，其後貴族漸次設立私立學校。今表示其概略如左。

大學

書音算明紀明
法傳經



當時之大學生，選五位以上之子孫，及東西史部之子弟十三歲以上十六歲以下之俊秀子弟，凡四百人，使之入學。教師中掌教明經紀傳（一爲文章）者稱爲博士，教藝術者稱爲師，各傳其專門之技藝。國學各國均有設立，國司掌之，教郡司之子弟，教師稱爲國博士，學生年齡與大學同，由國之大小，其額不同，自二十人乃至五十人，全國共三千餘名。大學國學之教育法，席次從長幼之序，師弟間極爲嚴格，教支那之經史，以儒學爲正學，春秋釋奠於孔子，學生有賞給衣食借閱書籍之特權。惟當時書籍尙無印本，皆墨蹟手鈔者，書籍甚見缺乏。其卒業生及任官之試驗規則綦嚴，由其科目區別以養成官吏，以應當世之用。

至平安朝（八百年），貴族各奮教育其子弟，以擴張門閥維持家業之備，於是私學勃興。其始由和氣廣世紹其父清麻呂之素志，設弘文院於大學之南，藏書數千卷，置學田四十町。其後藤原氏之勸學院源氏之淳和、辨學兩院，橘氏之學館院，相繼設立，各遣其子弟入學。其一般國民子弟欲入學者，悉集於綜藝種智院，爲本邦國民教育之嚆矢也。綜藝種智院者創立於淳和天皇天長五年（八百二十八年），其目的雖以佛教爲主，然亦兼授

儒教，故有綜藝之稱。僧空海爲之記曰：唐國坊有閻塾，縣有鄉學，我邦京師，貧賤子弟，無可就學之所者，今故建此院云云，其卓見可以補大寶令之缺者矣。

第四章 王朝時代之學風

和魂漢才

當時教育，雖以輸入唐之儒學佛之哲理爲主，然所謂日本固有之思想，未嘗爲所侵蝕也。佛教傳來之始，敏達天皇不信之，愛文史，卽所謂紀傳學也。用明天皇信佛法而後重神道，聖德太子出而調佛、神、儒三教。其後天智、天武兩帝及藤原鎌足皆兼之。由是運用大政者皆主張和魂漢才之說，和魂者謂斡旋國政之精神，漢才者謂兼通外國之智識也。故儒教雖以孝爲本，而日本國民則忠君愛國，以忠孝兩全爲主也。若夫平等出世之佛教雖有三世之說，而我國民對於固有思想之君權，至死尙不忘爲國也。稱德帝之寵僧道鏡，當覬覦帝位之時（七百六十九年），和氣清麻呂以宇佐之神詫奏曰：我國開闢以來，君臣之分已定，無以臣爲君者，天日嗣必立皇儲云云。其排斥道鏡者，卽我和之精神所以冠絕世界也。此種思想，能同化佛教，唱道其愛國之誠，而儒教祖述先王敬重祭祀之思想，能增進

我國固有之思想，仁義禮智信等之積善與佛教所謂貪嗔痴淫盜之排惡，表裏相應，能使勸善懲惡之風，日益發達焉。

大學紀傳道爲重，歷史之外兼及經義，以發揮文辭，是稱爲文章家，或稱爲大業之儒，即漢才也，其獎勵文章學也如此。至奈良朝，婦人亦講漢學，和歌亦以漢字書之，欲與漢文一致，然彼我國語，語格各異。至平安朝初葉，發明平假名、片假名，（世傳平假名爲空海所作，片假名爲吉備公所作）於是以假名綴國語，日有發達之象。藤原氏以皇后之戚，播弄威權，以假名文適用於宮中。是時朝廷殆爲藤原氏所有，高大其邸宅，構別莊於近郊，男女相會，花晨月旦，以文藻遊藝相競，於是宮中名媛輩出。至一條天皇之時（第十一世紀初葉），

中宮彰子選有才學婦人以侍左右，紫式部、赤染衛門、和泉式部、伊勢大輔等皆極歌文之秀。紫式部著源氏物語，赤染衛門著榮華物語，其他諸人亦皆有著述。侍定子皇后之清少納言，亦博通漢籍，著枕草紙一書。蓋當時上流社會之男女，皆以風流都雅爲尚，如書畫詩文和歌舞音樂歌舞等各方面，無不發達者也。

及教育之普

第五章 鎌倉及室町時代

頗國學之衰

是時京都之文學，成爲美術的貴族的，頗極旺盛，滿廷公卿，悉以地方之警察追捕，委諸武家，衛府與武者所相番代，以警衛京都，故地方之武人各團結其勢力以向於京都，競其榮譽，各以義勇奉公之風，獎勵其家子及其郎黨，陶鑄其奮不畏死之心。於是郡村盡化爲講武場，而養成其所謂大和魂焉。然是時能吸入貴族之文學，發揮優美之品性，故諸國國學雖日就衰頹，而教育自然的普及於全國。由白河法皇（十二世紀）之時，源平兩氏武家，互爭政權，其後源賴朝卒滅平氏，開幕府於鎌倉，是時禪僧唱心印說，遍及於都鄙田舍之間，武家奉此說爲鍛鍊心理之要訣，而忽變於佛教，即所謂武士道之進步是也。由鎌倉幕府之初，皆以簡易質直爲旨，如教育之制度，釋奠之禮儀，皆流於形式，雖有若無，孔子之像屢及於災，文藝悉歸於公卿之門，而武家則皆託其性命於弓馬之術，故當承久之亂，以院宣賜北條泰時之時，五千人中能讀院宣者僅得一人，其國學之衰頹可以想見矣。未幾迎親王於鎌倉奉爲將軍，京都之公家，隨之而下，鼓吹律令文學，於是武士漸尙文學，至鎌倉

寺子屋

末季（一千二百七十年）北條顯時於稱名寺內建金澤文庫，集和漢羣書，內外兩典諸史百家醫陰神歌，凡世上所有之典籍，搜羅靡遺，凡屬於儒教書之類，每冊押以金澤文庫印章，印墨色，佛教書則每冊印以朱色，欲讀書講學者無貴賤道俗之別，皆得入場閱覽焉。是時僧侶亦知欲誦經文則不可不修文學，於是京都、鎌倉五山，不但爲佛教之中心，亦爲文學之中心焉，故鎌倉以後有名之著書，皆出於僧侶之手，一般普通教育亦皆由僧寺維持，武士子弟多就寺院以受教育，大抵由十歲前後至十五六歲，稱爲寺子，課業以習字爲主，由讀法綴字兼及法式行儀，其教科雖似不甚完備，而能綜合各種之智識，以簡易之教授法，養成其常識，其便利誠不少也。

足利學校由南北朝之大亂，學校尙未創立，室町時代金澤文庫之外，足利學校創立於下野，其起源始於何人，史乘雖無足徵，然上杉憲實加以修繕，闢田園，集和漢之典籍而再興之者實在於永享十一年（一千四百三十九年）也。其教師皆爲僧侶，僧快元爲學頭，以儒佛之學教授學徒，爾後倣之，約一百五十年。當九華爲學頭之時，全國雖有大亂，而學生自四方來

武士道

者甚衆，其後德川氏之復世加修改，至明治維新以前，皆得以維持不廢焉。

欲知我邦之教育，不可不先敍武士道，猶欲知歐洲中世之教育，不可不於寺院教育之外更研究騎士教育也。我邦由氏族制度時代以來，居住於地方各族，因家族繁殖，遂至分裂，至大化改革，授田班祿，各以保其祿位爲務，中有一二負鄉曲之人望者，爲郡司及國司之屬官，興其家聲，仍不失古來固有之思想，以質實剛健忠愛爲重，更致力於武事，嫻習弓馬之術。於是源平二氏出自王族，在地方聚各團結之力，奉京都守護之職，互以武權相競。其後平氏卒奪藤原氏之政權，未幾源賴朝又糾合關東八州之武士以滅平氏，遂統天下兵馬之權，至鎌倉開幕府，遂有鼓吹武士之風焉。賴朝之時復敬神崇佛，習武事，以質素儉約爲旨，重主從之義，守然諾，戒畏怯，以養成勤儉尚武之風。諸國之豪族，亦互以勇武相訓戒，以揚其家名。迨至元主忽必烈并吞支那，率精銳來襲九州，防海將士奮勇爭至，鏖殺元兵，生還者僅三人。斯役也使我國對外防衛心受非常之刺戟，促武士道之發達。爾來武士之修養，內則以死生之觀念磨勵其精神，外則以弓馬刀劍之術鍛鍊其筋骨，使之立於四民

之上爲國家之干城，以撥亂反正爲其任，而武士所佩之雙刀，爲其名譽之表章，較其生命尤重也。故戰國時上杉謙信定刑律，以沒收武士雙刀禁其終身帶佩爲極刑，而死刑次之。蓋此等武士寧喪其元而不肯失其佩劍也。其捨生取義勇敢敵愾之風，溢於海外。於是豐臣秀吉有朝鮮之役，躡跋八道，明主爲之寒心焉。當時有志者日以吸收西洋之文明爲務，謀與海外交通，不幸爲西洋教師所阻礙，遂採鎖國政策。然國民於征韓之役，得彼國之文物工藝以輸入內地，適德川氏一統，由所輸入之書籍活字，而出版之事業日盛，遂促教育之普及文藝之復興焉。

第六章 德川時代

豐臣秀吉東征西伐，統一海內，餘威震於朝鮮，猶注力於內地。及德川家康開幕府於江戶，深鑑古今之治亂，大加施設，至三代家光之時，無不完備。全國大名分爲一門、譜第、外様三種，使之親疎相制。中央分老中諸奉行二種，置所司代於京都，大阪駿河各地方置城代，仍其舊貫而治之。今試將德川氏與諸大名之領地比較之，全國租稅總額二千八百萬石，以

學家康之勸

二千萬石分諸大名，八百萬石爲幕府所領。蓋幕府所領爲全國四分之一有強，最大藩之收入，尙不出百萬石，而幕府實有八倍餘之實力也。由是立其制度，使地方團結，上以對朝廷，下以統諸藩，獎勵文教，天下之致治幾及三百年焉。

家康雖生於大亂之世，猶博涉典籍。由其在三河之時，當攻城野戰之間，尙集僧侶，使之謄寫舊記古書，以爲定幕府制度之材料焉。且嘗招碩儒藤原惺窩，使講政治之道。及其任大將軍也，刊行和漢書籍，召惺窩門徒林信勝（羅山）而就學焉。家康遺訓有云：「本朝之文學劣於異域，宜偏設學校，以張國家之盛威。」又云：「我少年不寶金玉，唯以善爲寶。今至此職，常服膺學則祿在其中一語，以繼吾志云云。」亦可以知其志矣。蓋其振興教化之策，在於搜索古書，徵庸碩學，設立學校，出版書籍四者而已。其建大學昌平校編修本朝通鑑，皆繼承家康之志而成者也。

是時朝廷仍存家學門統之制，非僧侶者不得公然教授學藝。至五代綱吉，薦林信勝之孫信篤爲大學頭，大行獎勵文學。綱吉亦嗜學，嘗自行講師令大名、旗本、神官、僧侶聽講，印行

綱吉

吉宗

袖珍四書，以便披閱，時人稱爲殿中本。在職三十年，專以講學爲事，屢至大名之邸，親行講書，其後大名以下諸士競聘師就學，國學、佛學、醫學日盛，鴻儒碩學相繼輩出焉。

至八代吉宗爲中興之賢主，聰明睿智，任才使能，又編纂地誌，設天文臺，解洋書輸入之禁，在職二十九年，最注意於教育，命室鳩巢作六諭衍義大意、五常和解、五倫和解，賜江戶之手習師匠，以爲兒童之手本。一日出遊郊外，見醫師某寫當時法令以授兒童，嘉之，賜白銀十枚，或納菅野某之請，建私立學校於深川，禁淫穢出版及淫劇，可以見其留心於社會教育矣。至十一代家齊，興和學講談所。十二代家慶命民間之手習師匠負正風俗，訓忠孝輔政理之責任，以當時法令及實語教、大學、小學、女今川、女孝經等類爲手本。歷代將軍其勉於獎學也如此。

德川時代之學校

幕府則有昌平校、和學講談所、開成所，諸大藩則有藩學，屬於私立者則有漢學塾、寺子屋等。昌平校者猶王朝大學，專以儒學教幕臣者，此校由家康設於伏見以來，三十餘年。至寛永七年（一千六百三十年），家光始以江戶忍岡間興學之地賜林